

康定公主桥

魏传伟

公主桥是我在20多年前初到康定时认识的第一座桥。解放牌敞篷运兵车载着我在内的几十名新兵驶出训练基地，在蜿蜒曲折的川藏线上一路爬行，抵达康定已夜幕降至。时值三月，内地李白桃红，但高原仍是冰雪皑皑。

车在一座桥的桥头停下，接兵干部招呼我们下车。“这座桥叫公主桥，我们要从这儿徒步到连队。”饥肠辘辘的我们从公主桥头向连队开始步行，这条路坡陡面窄，铺满了厚厚的积雪，有的地方还有暗冰。接兵干部说，一到冬天，这条路任何车辆都上不去。

一轮上弦月悄然升起，我们的影子在雪地上很长很长。在新兵训练基地时，很多人都担心分到这个连队，因为它是全军军事训练标兵中队，在全省军事大比武中屡屡折桂。从干部到炊事员、饲养员，个个都是身怀绝技，队列动作铿锵有力，擒敌格斗招招制敌，捕歼战术无懈可击，射击技术百步穿杨，器械体操堪称完美。想起这些，我的额头冒出了冷汗。

几近残酷的训练开始了。首先要过“冲坡”这道坎。“冲坡”是我们连队发明的训练科目，起点是海拔2600米的公主桥，终点是3200米的跑马山的跑马坪，起点到终点距离四公里，坡度达六十度，冲到终点后再原路快速折返，如此这般，每日反复数次，我们纷纷累瘫在地。

“冲坡”让我每天都能亲密接触公主桥。这是一座修建于清代晚期的石拱桥，横跨于折多河上，长约20米，宽约6米，高约80米，湍急的河水从桥拱奔腾不息地穿过老城，与雅拉河交汇后汇入瓦斯河，再流入大渡河。公主桥是川藏线上重要桥梁，也是康定老城和南郊新城的连接点，北桥头方向是老城，老城出城就是成都方向，南桥头方向是拉萨方向。

康定人说，文成公主去拉萨时路过此桥，所以名曰“公主桥”。但事实上，文成公主入藏走的是唐蕃古道，她从长安出发，经关中平原、甘肃天水、青海西宁玉树，翻越当拉山到藏北那曲，沿今青藏公路经羊八井抵达拉萨。而时至今日，康定人民对公主桥的传闻却仍深信不疑。

公主桥是川藏公路咽喉，又是“茶马互市”的必经之路，当年解放军十八军就是跨过它走进西藏的，公主桥更是藏汉团结发展的历史见证。

我深深地喜欢上了公主桥，源于它美丽的传说和传奇的故事，源于它是藏区发展的见证者，还源于早些年在桥头开诊所的毛大叔。

毛大叔50岁出头，土生土长的康定藏族人，他的诊所在公主桥北桥头。那时，连队没有队医，全连官兵一旦有病号，他便第一时间赶到连队，一番望闻问切，对症下药，几天后病号便生龙活虎，药费只收成本，出诊费全免。夏天我们“冲坡”时，他每天都会熬绿豆汤一一送到我们手中。冬天，寒风刺骨，飞雪飘零，每当我们从跑马山冲下来，便远远看见他站在公主桥头等候我们，迅速从一口大铝锅里舀出热气腾腾的姜汤，笑咪咪地看着大伙儿喝下去。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喝的姜汤，至今仍温着我的胃，暖着我的心。

20多年过去了，康定发展日新月异，到处高楼林立，人群熙来攘往。古老的公主桥虽经过了数次修缮，但已无法承载南来北往的车流负荷，当地政府在紧邻公主桥边新建了一座双向四车道桥，取名“新公主桥”。老公主桥便成了人行桥，桥两边水泥栏杆涂上了鲜艳的红色，描上了汉藏结合风格的花纹图案，更具民族特色。伫立桥上，观东是云雾缭绕的郭达山，望南是安逸富庶的白土坎村，眺西是银光闪闪的雪峰，仰北是郁郁葱葱的跑马山。穹顶之下，坐在跑马山观光缆车上，溜溜的康定城尽收眼底，新老公主桥像两朵姊妹花格外耀眼。

如今，毛大叔的诊所也已拆迁，替代它的是一块长10米、高约2米的巨幅浮雕，场面壮丽，气势恢弘，汉藏历史文化、民族风俗、自然景观融为一体，壁画中央，美丽的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深情相拥，众多藏族男女载歌载舞，欢呼雀跃。

千年流转，日月更替，风雪作伴，温暖同行。俩人经久不衰的爱情传奇在藏地代代传颂，汉藏和谐的动人史诗在朗朗传唱，民族团结之花在雪域高原上处处绽放。



驰骋 梁有权 摄

那些年的年

方丽清

过大年是要穿新衣的。过大年的快乐里，永远少不了新衣服给我们带来的光彩。就像海桑所说：

“一个人穿新衣服
是去走亲戚的
一家人穿新衣服
是要娶新媳妇的
大家都穿新衣服
就是过年了。”

记得那几日，母亲会请裁缝师傅到家里来，给我们姐妹一人做两套褂子裤子，桌上摊着各色花布，红的黄的，满满的花儿朵儿，若是还逢上添置棉衣，案上就更热闹了，雪白的棉花软得像梦一样，我们几个常在案边磨蹭，来来往往里，绮想着新装的美丽。年三十那天上午，贴好对联，锁了门，新衣花褂红纱巾，一串叽叽喳喳的娃娃粘在大人身后，就是回老家过大年了。

老家叫大塘，因为庄子前面有一口池塘的缘故。塘边有一棵猫耳刺，手臂粗细，枝虬叶碧，横向而生，年年过年的时候，我都要跑去望望它，深碧的叶子，一树的红豆正好，爷爷说，那是“美人照镜”。房子是老房子，黄墙黑瓦木窗，十几户人家连着，从一条青石台阶的甬道上去。

老房子里暗暗的，却是整洁利索的。窗纸是年下才换的，贴在木格子窗栏上，仿日本俳句，可以作一首诗：“冬天，木窗新纸的白。”弟弟偏是惦记着要爬过去戳几个洞洞。窗外是后山，一山的竹子，郁郁的，下雨或下雪的时候都好听极了。坐在我们的大床上，新换的床草松软软的太阳香，床架上鎏金雕花，大红明黄，这些，于我都是新奇又喜欢的。爷爷爱坐在他上房的太师椅里，着长衣，沏一壶茶，食指轻叩，摆弄他的收音机。爷爷是冷枚《闹春图》画里的老太爷，坐围椅，留长须，捻胡微笑里，妇孺、小孩皆围绕着他，怡怡然，喜喜然。厨房里，灯开着，昏黄的灯打得人影直晃荡，屋顶亮瓦勉强还透着一丝天光。烟雾缭绕里，奶奶忙得有条不紊，忙里偷闲的，从后屋取下吊在梁上的毛栗，给我们打牙祭，难为她栗子总留得那样好，一点都没发硬，不像母亲，总把栗子留了又留，硬得像石头一样，磕牙齿呢。我坐在坐桶上，栗火炭，暖融融的热气往上熏着，一边剥栗子，一边看墙上新换的年画。年画里一个大胖娃娃手持莲花，怀抱一条大鲤鱼，鲤鱼摇头摆尾的，大红色，也是胖乎乎的，映着娃娃的红肚兜红脸蛋红嘴唇，似乎要蹦出画来，奶奶说，这叫“年年有余”。爷爷收

音机的曲子咿呀呀呀的，隔着走廊飘过来。

开饭前，爷爷抱出一抱对联，一个门一个门开始张贴起来，我负责提着灯笼照亮，走廊里的灯光总是不够亮的样子。在门框上刷好了浆糊，就开始贴对联了，爷爷比对着，说“右为上”，间或考我，问我哪个字怎么念，哪张是上联，答上来了，爷爷笑笑的赞一声，答错了，爷爷就笑着摇头，斥一声“讨米胚”，常问得我想丢着灯笼逃走。

年饭按例总是很丰盛，“岁暮，家家具肴薮……以迎新年，相聚酣饮”，这看得出爷爷奶奶的能干来。开饭也是在专门的饭厅，一张八仙桌，四张条凳，爷爷坐上首，酒也是热的，装酒的锡壶刚从井罐里烫好拿出来，爷爷说，天冷，喝不得冷酒。八仙桌上堆得满满的，糯米圆子里的芝麻馅从边皮里满得要溢出来，我们称它为“元宝”，这是第一道菜，少不得的，再就是腌肉，咸鸭蛋，豆腐，千张，粉丝，白菜，花生米，各色腌小菜。我总记得有一罐红枣煨肉，大口的褐色矮胖罐子煨在黄泥炉上，热腾腾咕噜噜的冒着气，奶奶总说，别烫着，别烫着。我喜欢里面的枣，吸饱了汁水，皮儿浸润得透亮，红灿灿，油润润，胖嘟嘟的，轻轻咬开皮，汁水在嘴里爆开，又是枣的甜又是肉的香，牙齿在一股轰轰烈烈的香味中打了个激灵。

吃了年饭，摆上糕果茶，是几个白色镶花的小瓷碟子：一盘花生，一盘瓜子，一盘栗子，一盘腌姜丝，一堆盘子放好茶叶等着客，陆续的就有辞年客来了。说是客，其实都是本家后辈，有老的有少的，有远的有近的，远的揣着手电，提着灯笼，人还未进，老远的就听到人声：查查查的脚步声，噗噗的跺雪声，呱拉呱拉的说笑声。扬着声贺道：大父，大哥大嫂，来给你们辞年了。爷爷爸爸迎到门口，抱拳，笑回：纳福，纳福。

明明下午才见过的，这大年夜里见了，自又不同，十二分的亲热。陆陆续续的，来了一班又一班，说年成好坏，说人丁兴旺，说说笑笑里我知道爷爷心里是极欢喜的。

那是好久之前的事情了，如今我的孩子也慢慢的大了，可我还是会记起那暗暗的老屋，灶台上的水沸油烹；记起年夜里小伙伴们提一溜的纸灯笼，走在辞年的田埂小路上；记起香脆的“翘子葱头”，那是奶奶用瓦罐倒翻过来慢慢腌制的；记起到后山竹林窠边下的河沟里看鱼，一河沟的红色小鲤鱼，河水都映红了……

那样的年啊，一去不复返了。